

电视文学剧本

天涯赤子

根据传记文学作品

品《富贵于我如

浮云》改编

原著：陈子谷

（整理：万奕）

编剧：萧穆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涯赤子/陈子谷原著;萧穆编剧. 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 2000.2

ISBN 7-5075-1004-2

I. 天… II. ①陈… ②萧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1679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>

电子信箱: webmaster@hwbs.com

电话 (010) 83086853 (010) 83086663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新 世 纪 印 刷 厂 印 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5.25 印张 127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 数: 0001—3000 册

定 价: 10.00 元

第一集

1. 南中国海

蓝天白云，碧海无际。远处，一座岛屿隐约可见，几叶扁舟在波谷浪尖里飘摇。带有浓重乡土气息的南澳渔歌苍凉而悲壮。

[叠印字幕：广东潮汕南澳岛海域]

2. 南澳岛后宅镇海滩

海湾恰似弯月，轻涛拍着细细的沙滩。渔舟出海，渔家修织破损的渔网，一派宁静安祥的气氛。

不满三周岁的陈子谷，是一个俊秀的小男孩。他穿着打了补丁却整洁的衣衫，脸上绽开着笑靥，张开双臂，蹒跚向海边跑去，前面是他五岁的二哥在引逗着他。

小子谷的母亲见状，忙放下修补的渔网，赶了过去：“细弟，慢慢跑！快回来！”

小子谷站住转过身来，一头扑进母亲怀里。

母亲疼爱地搂住小子谷，用手帕擦去沾在孩子脸上的沙粒，开心地笑了。

3. 南澳岛后宅镇

天空乌云渐浓，眼看风云即变。

渔民们纷纷收拾渔具家什，带着孩子回家。

小子谷的父亲和两个叔叔将扛着、抬着的雨具放在门口。母亲牵着小子谷和他二哥走进低矮破旧的家门。

4. 南澳岛

骤然间，风云突变，地平线上响起闷雷般的巨响，海涛扑面而来。稍顷，地震大作：山崩地裂，房倒屋塌，海啸凶猛，舟船倾覆……

〔叠印字幕：1918年农历正月初三，闽粤沿海地区发生850年来特大地震，南澳岛灾情尤为严重。〕

5. 南澳岛后宅镇

震后景象，惨不忍睹。一具具尸体被人们从废墟里挖出、抬走。

不满三周岁的陈子谷仍被压在坍塌的房屋瓦砾堆中，哭声嚤嚤。蓬头垢面的母亲死劲扒拉着木架瓦块，哭喊道：“我的细弟啊！快把我家的细弟救出来啊！”

小子谷的二哥扯着母亲的衣襟大哭。

小子谷父亲三兄弟小心翼翼地挖掘，从层层叠架的破损梁柱下救出孩子。

母亲把全身多处受伤的小子谷搂在怀里，端一只破碗，往他嘴里喂水。她欣喜地轻抚着孩子划伤的脸，泪水却从自己眼角涌出。（化出）

6. 南澳岛海边

（化入）大海上陡然腾起一股风暴。啸声凄厉的狂风，挟着拔地而起的房屋、树木碎片，伴着狂暴的大雨，扑天盖地向南澳岛袭来，刹时间，船翻岸倾，田没屋沉……

〔叠印字幕：同年农历四月十三，一场风暴袭击南澳岛，溺毙渔民无数。〕

狂暴风雨过后，一艘破损的渔船泊在近岸的浅水处，往靠着船

帮的竹排上扔下海上遇难的渔工们的尸体。

小子谷的父亲从竹排上背起一具弟弟的尸体往岸上走来……

海边林间，两座新坟旁，母亲领着小子谷兄弟焚香叩首。

男声旁白：“无情的天灾毁灭了这户贫苦的渔工人家。先是大地震夺去了他们的房舍、渔船和渔具；现在，小谷子的两个叔叔又都丧命于海上风暴之中……”

7. 南澳岛后宅镇

一钩弯月在乌云间出没。

瓦砾堆上临时搭建的简陋木屋里，母亲依着昏暗的油灯，含泪缝着一只小小的红布袋，袋上已经用黄线绣上了一个“福”字。她缝几针，便朝熟睡在竹床上的小子谷看上一眼。

木屋外，父亲和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地蹲在地上。他闷头抽着旱烟。烟锅里的一星红火在暗夜里明灭闪烁。

陌生人猛吸一口香烟，把烟蒂扔掉，从怀里摸出五块银元：“喏，拿去吧！”

愁容满脸的父亲，抬起头嗫嚅着：“再加一块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要不知好歹！”陌生人把手缩回去。“澄海县仙市村的陈峥嵘老板，周围几百里谁不知道他是逼遛的华侨大财主，要不是他家的长房长子夭折了，陈家老太太还肯花钱买这个孩子？再说，大灾之后，这种两三岁的小男孩到处都有。你舍不得就算了！”说着，又点燃一枝香烟。

父亲思量片刻，无可奈何地伸出布满茧子的手。

陌生人把银元放在父亲的手里：“明天一早，把孩子送到我船上。我过海送鱼，顺便把孩子带过去。”

木屋的门，吱吱嘎嘎地开了，父亲默默地走进来。

母亲抬起泪眼，望着丈夫。

父亲把银元放在妻子手里，拿起她刚缝好的红布小袋。

母亲强忍着悲痛，扑到丈夫身上，咬着牙没有哭出声来，断线似的泪水从眼角涌出。

一抔黄土从父亲颤抖的手里倾入红布小袋。

母亲无声地哽咽着，将红布口袋挂在小子谷的颈项上。

8. 南澳岛海边

晨曦中，大海波光粼粼。

小子谷穿着破旧却整洁，胸前挂着母亲缝制的小红布口袋。他伏在父亲背上。母亲牵着哥哥为他送行。他们一家人沿海边沙滩缓缓走着。

海边浅水里泊着一只渔船。

陌生人接过小子谷，抱着涉水登船。

小子谷挣扎着大哭，狂呼：“阿姆，阿姆……”

哥哥大声呼唤着：“细弟！我要细弟……”

母亲双手捂脸，低声抽泣。

凄凉的南澳渔歌如泣如诉：

“渔民悲，渔民苦，凄风恶雨何时住？

寒禽啼空山，海神擂大鼓。

薪桂与米珠，谋朝不谋午。

衣衫典当尽，儿郎卖富户。

渔民悲，渔民苦，凄风恶雨何时住？”

渔歌声中，渔舟缓缓远去。海浪涌动，小子谷的哭声在歌声中仍隐约可闻。

9. 澄海县仙市村街

幽静的小巷蜿蜒曲折。镜头随着渔贩子的脚向前移动。小巷尽头便是华侨富商陈峥嵘家的老宅。

10. 陈家院子

砖石大门两侧贴着陈姓家族的传统楹联：“太傅家声远，颍川世泽长”。横批为：“故家园”。

门前一忠厚诚朴的女佣不断向巷口张望，见渔贩子抱小子谷远来，回头朝院内喊道：“老太太，来了，来了！”

院里堂屋大门两侧又有一副用中药材名称镶嵌的对联：“厚朴待人，使君子长存远志；从容处世，郁李仁敢不细心。”横批是：“济世救人。”这表明了主人的职业身份。

陈老太太，五旬左右，面目和善，喜吟吟地跨出堂屋，出迎渔贩及小子谷。

眉清目秀的小子谷，眼泪汪汪地站在老太太面前，小红布袋挂在颈项上。老太太看得高兴，乐呵呵地将手伸向小子谷。孩子认生，一头便躲到渔贩子身后。

“孩子小，不懂事。老太太别生气！”渔贩子说着便强捺着小子谷的头，“快给阿婆磕头！”小子谷哇地哭了起来。

陈老太连忙上前扶起：“别哭，别哭！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能哭呢？”她牵着孩子走进堂屋，指着供桌上的牌位，“这是你养父、养母的牌位，待会儿再行礼吧！”又指着身旁两个青年妇女，“这是你的庶母；这是厨房的细婢，以后就由她们来照管你。”

女佣把小子谷抱起来，替他擦掉眼泪。

小子谷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，转来转去，观察四周陌生的一切。

陈老太从小子谷颈项上取下红布袋，用手指捏了捏，问道：“这是你阿姆做的吧？”孩子点点头。

陈老太牵着孩子的手往屋外走去：“这里头装的是南澳的黄土，要洒进这边的水井里，好让你服水土，少灾难。难为他们了！”

他们走到院门旁的水井边。陈老太把扎住红布袋口的红线解

开，交给小子谷：“来，把黄土撒下去吧！不要辜负了你亲生父母的好意。”

孩子不解地仰视老人。陈老太又颌首示意。小子谷便趴在水井边，把红布袋中的黄土倒了下去。他抬起头瞪大眼睛望着这个面目慈祥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把小红布袋折好，放进小子谷的衣袋里“留着吧！”

11. 陈家堂屋

供桌上青烟缭绕。陈老太太坐在一旁太师椅上，捧着水烟袋，不时抽上一口。

庶母和女佣照顾着已换了新衣裤、新鞋袜的小子谷跪在蒲垫上叩首行礼，礼毕立起。

陈老太：“孩子，看来我们有缘份。我家姓陈，你本来也姓陈，五百年前我们本是一家人嘛！从今以后，你就叫陈瑞坤，是我们仙市陈家瑞字辈的人了。”她双手合十，“阿弥陀佛，请菩萨和祖先保佑我们的小瑞坤，长命百岁，多福多寿！”她抚摸着小子谷的头，“你阿公在暹罗曼谷，行医看病，做药材生意，好事做了半辈子，可老天爷不保佑他的嫡传长子。唉！这夫妻两个都短命夭逝。过几年，等你长大些，我会让你去看阿公！你要听话，以后要好好读书做人！”

12. 仙市村溪边

溪水汨汨，芳草萋萋，黄鹂在枝头鸣叫，彩蝶于花丛翻飞。女佣在清澈的小溪旁的石板上洗涤衣裳。小子谷和小友们在附近嬉戏。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不绝于耳。

女佣一手拎竹篮，一手牵小子谷，沿溪边小径回家。

一群硕大的狮头鹅摇摇摆摆地从对面走来。鹅群嘎嘎叫唤，吓得小子谷抱住女佣的腿。

13. 陈家院子

端午节将至。院里院外一派节日气氛，装点着当地习俗的装饰。

小子谷端坐在院中一张木凳上，胸前一副围裙，双足倒挂着木屐。剃头师将他头皮刮得锃亮，只在头顶留了一小片短发。小子谷强忍着剃刀刮头的疼痛，眼泪挂在眼角上，一脸苦相。

庶母数几枚铜钱给理发师傅，转脸对小子谷说：“到厨房去帮细婶包粽球吧。”孩子脸上绽开笑容跑开。

14. 陈家厨房

女佣坐在小椅子上裹粽球。身边是一大捆粽叶，几钵不同的粽馅：猪肉、豆沙、莲蓉……。已经裹好的一批装在篮子里。小子谷吃力地提起篮子，蹒跚地往灶边走去。女佣微笑着望着他。

男声旁白：“这个从南澳贫苦渔村来的小男孩，虽然过上了温饱舒适的生活，却永远离开了他亲生的父母和兄弟。多年以后，童年生活渐渐淡忘了，他还依稀记得的只有这样一件事……”

15. 陈家院子门口

院里，黄狗仰着头，朝大门汪汪地吠叫。

陈家院子的大门露着一条缝。

院外，衣衫褴褛的小子谷母亲手拎一只盖着土布的竹篮，悄悄地朝门缝里窥视。

院里的黄狗猛地窜到门口，朝外狂吠几声。母亲赶紧缩身躲开。

女佣打开门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这里可是陈峥嵘，陈老板的老宅？”

“你找谁呀？”

“我家的细弟，前年卖到这里。我是他的生母，两年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从南澳过海来，找了两天，就想看孩子一面。求求你，帮个忙吧！”母亲恳求着，递过竹篮，掀开盖布，里边是几对头对尾插在一起的虾插，“这点不成敬意的东西送给老太太。”

16. 陈家院子外

女佣回头观察院内，返身将大门拉上，领母亲走到院外街角，打量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可怜女人：“你就是孩子的阿姆吧？”她面有难色地摇摇头，“我家老太太早就吩咐过，不许孩子老家的人来看他。”

女佣同情地望着母亲，犹疑片刻：“唉，这样吧……”推过竹篮，“东西拿回去吧！孩子吃不得，他们家也不稀罕。”母亲难过地低声抽泣起来。女佣压低声音，“你在外边等一会儿，我想法子让孩子来给你看看。”她进院门时，又将大门关得紧紧的。

母亲渴望的眼光盯着院门。

两扇大门紧紧关闭。

一群狮头鹅从母亲面前嘎嘎叫着走过。母亲被逼进角落深处，依然急迫地翘望着。

陈家大院门启。

小子谷笑吟吟地跟着女佣出来，缓步来到母亲面前。他还依稀记得这个脸熟的女人，却认不出她究竟是谁了。母亲喊了声：“细弟！”禁不住轻声抽泣起来。

女佣把手里拎着的一串煮熟的棕球递给小子谷：“送给这位阿姆！请她带回去，让全家人尝一尝。”又转脸对母亲说，“这算是孩子的一点心意！”

小子谷拎着粽子，愣愣地望着他的母亲。母亲也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仿佛要把他望穿望透。

“阿姆，给你！”小子谷腼腆地小声说道。

母亲伸出颤巍巍的双手接过粽球，放在篮子里，拉住孩子的手不放。

母亲悲切的脸与孩子迷惘的脸长久对视着。南澳渔歌响起。女佣领着小子谷慢慢走开。孩子一步一回头。大门关闭了。

17. 陈家院子内

院里，女佣抱起小子谷，含泪对孩子轻声说：“瑞坤，这是你的亲生母亲啊！怎么不喊她一声？”她喃喃自语道，“罪过呀！罪过！”小子谷不解地望着女佣。

18. 陈家院子外

门外，母亲悲痛不已，双手捂脸，低声抽泣。

放在篮子里土花布上的粽球的特写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陈家老宅门前挂着孝帘，堂屋里传出木盂声、钟磬声、念经声，陈老太去世了。堂屋里，挂着陈老太的遗像。庶母领着小子谷，和二叔先后向遗像叩首行礼。

男声旁白：“陈子谷卖到澄海两年多以后，一场大病夺去了陈老太太的生命。陈峥嵘老先生派小子谷的二叔回国办理丧事。一切料理停当，二叔就带着小子谷和他的庶母回曼谷去了。”

小子谷的二叔在前，庶母领着孩子在后，走出院门，分乘两顶轿子，离家而去。随行者数人抬着一些箱笼跟随在后面。女佣赶过去，把小子谷生母缝的那只小红布口袋，塞在小子谷的手里。

小子谷从轿窗里露出脸，注视着送行的女佣，向她招手致意。女佣哭了。

小子谷在轿子里伸开自己的手，看着小红布口袋，又探出头去，寻找女佣。

陈家老宅前送行的人们散开了。女佣缓缓地走进院门，关上

大门。

镜头拉开。紧闭的大门两侧和门楣上的楹联、横批字迹依旧，只是陈旧了许多。

19. 曼谷风光

辉煌的皇宫。

庄严的佛塔。

茂密的雨林。

碧绿的田野。

[叠印字幕：1921 年春曼谷]

中华总商会光华堂矗立在林荫道旁。

唐人街繁华热闹，沿街两侧店铺的中文招牌和广告，鳞次栉比，延绵不断。拥挤的行人中多系华人、华侨，一张又一张我们熟悉的黄面孔。

男声旁白：“旧名暹罗的泰国是潮汕华侨的一个主要聚集地。许许多多潮人，涉险越洋而来。他们在这块肥沃而贫困的土地上，与当地人民一道流血流汗，辛勤劳作，一代一代，繁衍生息，最后永远长眠在这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。”

隆越潮州山庄。一座又一座形状各异的中文墓碑，连亘不断、无边无际地延伸着。

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墓中人的潮汕籍贯和那里的常见姓氏。

20. 曼谷唐人街

古老而狭窄的三聘街，路面用大石条铺成，宽仅 3 米左右，潮人商店一家挨着一家。

泰来堂大门。

灯笼街街景。

德记药材行大门。

男声旁白：“祖籍澄海仙市村的陈峥嵘老先生早年来南洋谋生。他是曼谷声名卓著的中医，后来在繁华的三聘街和灯笼街上开设了泰来堂和德记两家药材行，事业颇具规模。小子谷来到这里，陈峥嵘为他改名陈年裕。名份上，他是泰来堂的孙少爷；但为祖父身边亲属所不容，而备受歧视与冷遇，更象一个童工、小伙计。”（旁白声延入下一场）

21. 泰来堂店堂

这里并不是一间中国传统的中药铺，除了我们常见的贮存零售药材的格子柜和柜台以外，还有批发贵重中药材的展示台和专售金箔的小柜台。屋里的陈设具有道地的中国特点：家俱是红木的，墙上悬挂着书法条幅，只是地面镶嵌着有漂亮图案的浅色地砖。

身着老式西服的陈峥嵘坐在太师椅里，审视着手下人做开店前的准备工作：几个中老高级店员在柜台上整理帐薄和量器；两个衣着打扮相似的小伙计在擦拭桌子和柜厨；另一个小伙计伏在地面上，用板刷清洗地砖。他干活认真、快捷，侧面看去，脸上已是大汗淋漓。

小子谷的二叔、三叔嬉笑着从后院来到店堂。他们西服革履、油头粉面，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，一见陈峥嵘在店堂里，便互示禁声，蹑手蹑脚地从一侧绕行，想避开父亲的目光。

陈峥嵘突然回头：“老二、老三，一大早又要到哪里去游逛？”

二叔止步，敷衍道：“我们……我们就到外边看看。”

三叔嬉皮笑脸地：“总呆在家里干什么？到市面上看看，也好替爸爸打听点行情！”

陈峥嵘叹一口气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想出去就去吧！整天不务正业，将来要后悔的！”

二叔、三叔乘机溜掉。

陈峥嵘站起，先到柜台上看了几眼，低声向店员交待几句，然后用手指、手掌擦拭台面、桌面，检查小伙计干活的质量。

陈峥嵘蹲下身，用手检查地面，满意地微笑着喊了声：“年裕！”

刷地砖的小伙计应声站了起来。他转过脸时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已经长大的小子谷（第二个小演员扮演），当然还是个稚嫩的小男孩。他聪慧英俊的脸上显得有几分早熟。

陈峥嵘收起笑容“累吗？”

“不累！”

“好好干！做人要诚于言，笃于行，大事需自小事做起。懂不懂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不要学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叔叔！好自为之！”陈峥嵘一脸严肃。

“是。”小子谷点点头，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水。

22. 唐人街菜市场

摊位上，海鲜、肉食、禽蛋、蔬菜，形形色色，琳琅满目。

小子谷随着胖厨师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来，走出菜市场。他们一人拎一只菜篮。

胖厨师伸手向小子谷：“把菜篮给我！”

小子谷：“我拎得动。爷爷说，要多干活，练力气！”

胖厨师：“你才十岁，有你练的时候。”他夺过菜篮，“拿来吧，我的孙少爷！”他指着迎面走来的几个华侨男女小学生，“你看，他们是华夏学校的学生，你该同他们一道上学堂！”

小子谷和胖厨师争夺菜篮之间，失手撞落两捆蔬菜，正好碰着路过身边的小女学生身上。她，七八岁，一张漂亮端正的面孔，梳着齐眉的短发，学生装的裙子上湿了一片。

胖厨师忙陪礼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小女学生看看衣裙，又看看满脸通红、神情尴尬的小子谷，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罢，随同学走去。

小子谷呆呆地望着远走的学生们。

胖厨师拾起蔬菜：“发什么呆，你看人家读书人讲道理，有礼貌。去求求爷爷，快上学堂去吧！”

23. 泰来堂内院餐厅

陈峥嵘及其泰籍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围席而餐。长媳（即小子谷养庶母）一旁侍候。胖厨师端来一只汤煲。

24. 泰来堂厨房

灶头、案上放着饭桶和菜盆，热气腾腾。

三个打工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，却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口旁边的小椅子上。

一只花猫走来，卧倒小子谷身边。小子谷捡些饭菜放在小碟里喂猫。

胖厨师从餐厅回来，招呼道：“来吧！我们也开饭了。”

孩子们各自舀了碗饭，接过厨师递过的一盘菜，分别坐在矮桌旁大口吃了起来。

一个小伙计问道：“大师傅，今天晚上讲古，说哪一段？”

胖师傅：“昨天说到哪儿？”

小子谷抢着说：“岳家军大战朱仙镇，只杀得金兀术丢盔卸甲，落荒而逃！”

胖师傅：“对，今晚上接着讲岳老爷遭大奸臣秦桧陷害，风波亭受难这一段。”他扒了几口饭，又说，“岳飞小时候，他母亲在他背上刺了‘精忠报国’四个大字，要他一辈子报效朝廷，可是奸贼作乱，枉作了屈死鬼！大宋江山怎么能保得住啊！”他压低些声音，“如今

我们唐山也差不多。满清王朝腐败透顶，外国强盗都在打我们的主意，好容易出了个孙中山带领民众推翻了满清皇帝，可是又冒出来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，勾结外国佬，你斫他杀，争权夺利，弄得我们中国老百姓连日子都过不下去！要不，我们为什么要来遛遛？”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小子谷并不能完全懂得胖厨师讲的事情，但仍然全神贯注地聆听。

胖厨师严肃地：“我们中国人流浪到海外做工，再苦再累都不怕。怕就怕我们中国太穷太弱，被人家看不起，欺侮你，弄得人不象人，鬼不象鬼。年裕孙少爷，你长大了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为国家的强盛，为老百姓过好日子，多出点力。那就不枉到这世上来做一回人了。”

小子谷瞪大了眼睛，似懂非懂地微微点头。

25. 泰来堂店堂

顾客来往不断。小子谷在一旁照应，为店员做些下手活。

专卖金箔的小柜台前，一位女顾客正在看金箔样品。

店员用鹅毛笔沾起一张薄薄的金箔，黄灿灿，亮闪闪，煞是好看。

小子谷正在一旁观察，一个小伙计从内出来叫他：“年裕，陈老板叫你到后边客厅去！”。

26. 客厅

陈峥嵘夫妇陪着戴孝的胞妹坐在堂上。这位老太太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

小子谷走进，鞠躬行礼：“爷爷、奶奶！”

陈峥嵘：“年裕过来，给你姑祖母行礼！以后，她就在这儿长住了。”

小子谷跪下叩头，尊敬地：“姑祖母好！”

姑祖母连忙扶起小子谷，仔细端详：“嗯！长得好，也懂事，以后就算是我的亲孙子吧！”她侧身向陈峥嵘夫妇说，“二弟，我丈夫过世，无儿无女，孤老太婆一个，也只好听你的话，在你这里过日子了。有这么个孩子陪陪我，再好不过了。”

陈峥嵘叮嘱小子谷：“听见了吗？从今天起，你就住在姑祖母隔壁侧屋去。早早晚晚，好好伺候她老人家！”

“是！”

27. 小子谷卧室

小子谷正在整理刚刚搬来的简单的卧具。房间里只有一床、一桌、一凳，四壁如洗。

三叔骤然推门而入，略为一瞥：“嚯！小东西，你也有间房子了！”

小子谷站在一侧，问道：“三叔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今天夜里出去有点事，回来早不了。十点半钟你到后门给我老老实实地等着。我不回来，你不许走开。”

小子谷：“爷爷交待，晚上要侍候姑祖母。十点以前要睡觉。”

三叔一个耳光煽过来：“谁是你的爷爷？小要饭的，你去不去等？”

小子谷倔强地：“爷爷不许去，我不去。”

三叔揪住小子谷的头往墙上撞去。一缕鲜血从小子谷额头流下。三叔恶狠狠的声音：“去不去？”

小子谷闭目不应。

二叔正好路过，劝阻三叔道：“好嘞，好嘞，你快走吧！”

三叔揪着小子谷头又打两个耳光：“夜里你要敢不去，就叫你明天见不得人！”说罢扬长而去。二叔随即离去。

小子谷两手捂脸，无声地抽泣着，两行眼泪从指缝中流下来。